

閨媛典第三百二十六卷

閨節部藝文一

寡婦賦

魏文帝

陳留阮元瑜早亡每感存其遺孤未嘗不愴然傷心故作斯賦

惟生民兮艱危於孤寡兮常悲人皆處兮歡樂我獨怨兮無依撫遺孤兮太息俛哀傷兮告誰三辰
周兮遞照寒暑運兮代臻歷夏日兮苦長涉秋夜兮漫漫後霜隕兮集庭燕雀飛兮吾前去秋兮就
冬改節兮時寒水凝兮成冰雪落兮翻翻傷薄命兮寡獨內惆悵兮自憐

寡婦賦

王粲

閨門兮却掃幽處兮高堂提孤孩兮出戶與之步兮東廂顧左右兮相憐意悽愴兮摧傷觀草木兮
敷榮感傾葉兮落時人皆懷兮歡豫我獨感兮不怡日掩曖兮不昏明月皎兮揚暉坐幽室兮無爲
登空牀兮下幃涕流連兮交頸心鬱結兮增悲

寡婦賦

丁廙

惟女子之有行固歷代之彝倫辭父母而言歸奉君子之清塵如懸蘿之附松似浮萍之託津何性命之不造遭世路之險迤榮華矚其始茂所恃奄其徂泯靜閉門以却掃魂孤爨以窮居刷朱扉以白堊易元帳以素幃含慘悴以何訴抱弱子以自慰時翳翳以東陰日疊疊以西墜雞斂翼以登棲雀分散以赴肆還空牀以下帷拂衾褥以安寐想逝者之有憑因宵夜之髣髴痛存歿之異路終窮漠而不至時荏苒而不留將遷靈以大行駕龍輻於門側設祖祭於前廊彼生離其猶難矧永絕而不傷自銜恤而在疚履冰冬之四節風蕭蕭而增勁寒懷懷而彌切霜淒淒而夜降水漣漣而晨結瞻靈宇之空虛悲屏幌之徒設仰皇天而歎息腸一日而九結惟人生於世上若馳驥之過櫪計先後其何幾亦同歸乎幽冥

寡婦賦

晉潘岳

樂安任子咸有韜世之量與余少而歡焉雖兄弟之愛無以加也不幸弱冠而終良友既沒何痛如之其妻又吾姨也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殞孤女貌焉始孩斯亦生民之至藹而荼毒之極哀也昔阮瑀既歿魏文悼之並命知舊作寡婦之賦余遂擬之以作敘其孤寡之心焉其辭曰

嗟余生之不造兮哀天難之匪忱少伶俜而偏孤兮痛切怛以摧心覽寒泉之遺歎兮詠蓼莪之餘
音情長感以永慕兮思彌遠而逾深伊女子之有行兮爰奉嬪於高族承慶雲之光覆兮何君子之
惠渥顧葛藟之蔓延兮託微莖於樛木懼身微而施重兮若履冰而臨谷遵義方之明訓兮憲女史
之典戒奉蒸嘗以效順兮供灑掃以彌載彼詩人之攸歎兮徒願言而心悔何遭命之奇薄兮遭天
禍之未悔榮華熠其始茂兮良人忽以捐背靜闔門以窮居兮塊爨獨而靡依易錦茵以苦席兮代
羅幃以素帷命阿保而就列兮覽巾箠以舒悲口嗚咽以失聲兮淚橫迸而霑衣愁煩冤其誰告兮
提孤孩於坐側時曖曖以向昏兮日杳杳以西匿雀羣飛而赴楹兮雞登棲而斂翼歸空館而自憐
兮撫衾裯而歎息思纏錦以贅亂兮心摧傷以愴惻曜靈晡而遄邁兮四節運而推移天凝露以降
霜兮木葉落而隕枝仰神宇之寥寥兮瞻靈衣之披披退幽悲於堂隅兮進獨拜於牀垂耳傾想於
疇昔兮目彷彿乎平素雖冥冥而罔覲兮猶依依以憑附痛存亾之殊制兮將遷神而安厝龍輻儼
其星駕兮飛旒翩以啟路輪按軌以徐進兮馬悲鳴而踟顧潛靈邈其不反兮殷憂結而靡訴晞形
影於几筵兮馳精爽於丘墓自仲秋而在疚兮踰履霜以踐冰雪靡靡而驟落兮風瀏瀏而夙興霽

冷冷而夜下兮水漣漣以微凝意惚恍以遷越兮神一夕而九升庶浸遠而哀降兮情惻惻而彌甚
願假夢以通靈兮目炯炯而不寢夜漫漫以悠悠兮寒淒淒以凜凜氣憤薄而乘霄兮涕交橫而流
枕亡魂逝而永遠兮時歲忽其邁盡容貌偶以頓頓兮左右淒其相慙感三良之殉秦兮甘捐生而
自引鞠稚子於懷抱兮嗟低回而不忍獨指景而心誓兮雖形存而志殞重曰仰皇穹兮歎息私自
憐兮何極省微身兮孤弱顧稚子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梁若凌虛兮失翼上瞻兮遺像下臨兮泉壤
窈冥兮潛翳心存兮目想奉靈坐兮肅清愬空宇兮曠朗廓孤立兮顧影塊獨言兮聽響顧影兮傷
摧聽響兮增哀遙逝兮逾遠緬邈兮長乖四節流兮忽代序歲云暮兮日西頽霜被庭兮風入室夜
既分兮星漢迴夢良人兮來遊若閭闔兮洞開恒驚寤兮無聞超惘恍兮慟懷慟懷兮奈何言陟兮
山阿墓門兮肅肅修隴兮峨峨孤鳥嚶嚶兮悲鳴長松萋萋兮振柯哀鬱結兮交集淚橫流兮滂沱
蹈恭姜兮明誓詠柏舟兮清歌終歸骨兮山足存憑託兮餘華要吾君兮同穴之死矢兮靡他

袁州參軍李府君妻張氏墓誌銘

唐陳子昂

夫人諱某清河郡東武城人昔軒轅錫祚弧矢崇威畏其神者三百年得其姓者十四族金貂七葉

漢天子之忠臣鼎足三公晉武皇之名相孤卿玉帛世有其庸曾祖某北齊太常卿徐亮二州刺史
天人之禮位掌於秩宗侯伯之尊寵優於露冕祖某隋汾陰壽春陽城三縣令襲公侯之瑞屈銅墨
之班士元非百里之才太丘有三台之望父某唐戶部侍郎復毫建三州刺史尚書北斗始贊於南
宮方岳專城終榮於獨坐夫人卽刺史之第若干女也稟柔成性蘊粹含章承禮訓於公宮習威儀
於壺則夫其窈窕之秀燕婉之姿貞節峻於寒松韶儀麗於溫玉鉛華不御飾環佩之容浣濯是衣
勤黼黻之彩自作嬪於君子主中饋於家人三千之禮不違九十之儀無慝至乃恭於奉上順於接
下仁孝以承宗祀慈惠以睦閨門則雍雍踴踴必由其道矣嗚呼府君不造邁此閔凶中年不淑早
世而殞青松摧折哀斷女蘿之心丹節孤高終守柏舟之誓而府君食先人之德無厚生之財夫人
徇黔婁之貞闕丹臺之產孀居永日蓬守終年處貧素而彌堅保幽芳而不昧始府君之逝有四子
焉少遭罔極之哀未奉過庭之訓夫人保持名教終始禮經既勛之以義方又申之以遠大皆能率
由慈訓克荷家聲簣裘之業載隆燕翼之謀不實非夫淑明賢德聖善溫良崇婦道之深規弘母儀
之至範孰能昭宣令問若此之盛哉彼蒼不忱殲我眉壽春秋若干載初元年月日邁疾於洛州某

里之私第嗚呼哀哉夫人令儀有穆惠問無喧敦雅志於詩書婉婉情於琴瑟若乃姆師酒食之儀
女工纂組之繁莫不總制清衷弘宣懿則茂蘋蘩之雅韻叶沼沚之芳猷雖古稱敬姜詩云淑女論
容比德殆無以過穠華不居松局永闕嗣子某等悲摧樂棘思結寒泉永惟同穴之義仰遵歸祔之
典以大周天授三年二月日朔祔於袁州府君之舊塋禮也合葬非古奉周公之儀墓而爲墳宗仲
尼之訓嗚呼鴛鴦之樹眇泣於松楸鼓吹之山緬然於丘隴原陵何代銘誌無文有哀黃鳥之詩遂
勒青鳥之兆銘曰

詩云淑女君子好逑懿哉令德嘉儀聿修溫容玉映峻節松秋妙心彤史潔志元猷昭宣壺則惠穆
蘋洲共伯早逝貞姜獨留煢居蓬首哀深柏舟彼蒼不憖此夜長幽懷南風之吹棘相北山以同丘
感青春兮白日獨昭昭以悠悠

節愍太子妃楊氏墓誌

張說

開元十有七年二月癸未中宗節愍太子妃楊氏薨於京師太平里第之內寢越五月景申詔葬於
新豐之細柳原黃陵不從古之道也嗚呼哀哉妃氏之先代居河華赤泉啟國清白傳家東都之公

胄西晉之後族高祖士達隋開府納言天授中以孝明高后之父追封鄧王贈太尉曾祖緘隋符堅
郎抗節王充朝廷旌載贈靈州刺史祖全節左內率贈魏州刺史考知慶千牛豹韜二將軍若夫軒
冕王官同許史之繁漢婚姻帝室比姜佖之宜周是故二華降靈五河飛譽拜玉冊於文廟儷金璽
於青宮入參侍膳之儀出友元真之樂禮陪璽館祭服始於北郊詩贊鵲巢王化終於南國豈知言
違闕水神往邙山七日之望不歸千秋之言何及於是視身知若幽探白馬之偈覺心等空坐證青
蓮之葉久以喬木無怙柏舟早誓棣華先落聖善相依闔門正家稱未亡而全禮高堂終養不勝哀
而遂絕此又禮外之禮孝中之孝者也初上在東宮時妃有女弟選爲良媛生忠王卜者曰不宜養
爰自襁褓命妃舉字及開元正位良媛爲嬪而卒妃之視忠王也隱側之訓誨之竭從母之仁慈倍
猶子之珍愛忠王之託妃也敬愛焉聽順焉生盡因心之樂沒過如母之感且夫慈懋鞠育孝思顧
復仁叶恩親愛備恭睦成天下之百行致人生之五福斯蓋皇極之端國風之首者矣湖陽王當小
宗之祭元妃之喪故喪挾兩孤而祭殷二國何必鼓吹山上遙傳慈母之名石闕廟中獨立少姨之
像史官承詔勒銘沉碧詞曰

太華北足長河東肘總粹陰靈妃德儲后鳴美玉佩炯光金鈕貴嬪長姨寵王從母永訣上賓死孝
哀親顧懷孺子忍別天人昔貞萬國今撫百神泉燈我夜宮樹他春陵麥秀兮漸漸隴月生兮纖纖
霸岸去兮無還日青門絕兮不可瞻石獸澁兮綠苔黏宿草殘兮白露霑園寢閉兮脂粉膩不知何
人兮開鏡奩

哀節婦賦

李華

武康尉薄自牧嘗謂余曰僕有賢女適江陰尉鄒待徵徵亦良士僕志之矣鄒子孤立時無古人誰
復知之余嘗記其言及江左之亂待徵解印竄匿其妻爲盜所驅將辱之妻密以待徵官誥託付村
媼尋待徵付焉而后就死嗚呼喪亂以來士女以貞烈待斃者衆余不盡知之若薄氏者與其父遊
聞其聲義動於江南又焉得不賦之命曰哀節婦賦云爾

昔歲羣盜並起橫行海浙江陰萬戶化爲凝血無蘭不焚無玉不折峨峨薄媛淵然明節自牧之子
待徵之妻玉德蘭姿女之英兮鄒也被禍伏於榛莽婉如之嬪執爲囚虜匍匐泥沙極望無覩出授
官之誥託垂白之姥姥感夫人爰達鄒君兵解求尸宛在江濱哀風起爲連波痛氣結爲孤雲鳬雁

爲之哀鳴日月爲之蒙昏端表移景而恆直勁芳貫霜而獨存知子莫若父誠哉長者言

著作郎贈祕書少監權公夫人李氏墓誌

梁肅

成紀李氏自涼武昭王以後後裔熾大在元魏有若司空文穆公沖沖生司徒高陽公休續諸父兄各登三司崇勳盛烈載在前史夫人司空之後也曾祖允義皇朝慶州刺史大父仲進宣州司士參軍考備冀州司倉夫懸圃崐山是生璵璠懿盛族宜有賢淑二操葆儒行不躋貴仕故儲慶發和鍾於夫人夫人幼而孝恭長而柔明歸於他室克協休德所奉之主則著作郎天水權公其人公大節大名達於家邦人倫仰爲師表夫人明識茂行光於閨門姻族資其訓式有子德輿七歲而孤夫人茹未亡之哀躬徙宅之教故德輿也十五文章知名二十典祕書貞元二年以廷評尉攝監察御史爲江西從事夫人從子南征寓於鍾陵其樂以道其養以祿一慈一孝宜壽宜福天實不弔享年若干以四年秋七月某辰寢疾而終德輿窮慕崩迫忍哀問卜號奉輅輶至於丹徒以來歲某月日權合祔於先君假葬之域嗚呼有行可尊有禮可法始輔君子終垂母儀而不登上壽不介丕祉斯命也已篆石紀德謂爲墓誌近古之禮也胡可闕諸其銘曰

武昭之胄立德立功且侯且公文穆之後昭明有融繼別爲宗抑抑夫人餘慶是藁溫良在躬歸我祕書體仁協衷盛德攸同乃訓孟子擇乎中庸休有先風豈命有極豈天不牖降此鞠凶假寔何所惟柏惟桐於江之東棘人充充式號且恫哀思無窮

穆夫人墓誌銘

宋柳開

漢開運元年開叔父諱承贊卒叔母穆年二十有七薨居四十五年歲己丑五月歿於家後七年葬叔父墓中唐季我先人瑩館陶縣北三十里周廣順中始葬叔父大名府西南二十里村曰馮社開近歲連上書天子哀之賜錢三十萬使葬先臣之屬得華州進士王煥襄其事煥義者也恭恪弗懈成開之心柳宮姓爲地法利坤艮自叔父墓東下十七步我皇考之墓又東下仲父諱承珣之墓各以子位從之又東下叔父諱承陟之墓步悉如九數叔陟無嗣以季父諱承遠之墓同域焉故昭義軍節度推官閔叔母長子也閔叔父卒始生次子也趙氏故婦女也次病廢老於室開爲兒時見我烈考治家孝且嚴視叔母二子常先開與閔我母萬年君愛猶己出勤勤儲儲常懼有闕乃叔母至老我二兄至成人不類諸孤兒寡婦月旦望諸叔母拜堂下畢卽以手抵面聽奉我皇考誠告之曰

人之家兄弟無不義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至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讐皆汝婦人所作男子有剛腸者幾人能不爲婦人言所役吾見多矣若等寧是乎退卽惴惴閉息恐然如有大誅責至死不敢道一語爲不孝事抵開輩賴之得全其家也如此嗚呼君子正己直言居上其善也家國治焉小人枉己私爲言上其不善也家國亂焉旨哉君子也銘曰

昔我叔之去世兮垂嚴誠之深辭指穆母而告云兮惟夫婦之有儀伊生死之孰免兮於貞節而勿虧代厚養以多屬兮家復貴而偶時寧不完於安佚兮胡適彼而去斯介如石之克鮮兮衆猶草之離離母血涕以奉教兮秉哀心以自持畢年命之悍孤兮終天地而弗移噫噫過此兮母曷爲知

瀧岡阡表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成人太夫人告修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壘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

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
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
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旣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
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
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
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嘆
曰循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
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君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
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
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
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縣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
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

郡太君自其家少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亾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叅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旣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十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翼戴

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尙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貞烈祠記

陳公奉

自仙羊而上入綏水六十里爲四會縣踰水之二十里近西數峯林巒蔚然榮長而森秀崇岡突下四望平遠是爲貞山烈女之祠舊記唐貞觀元年建妙虛宮歲久爲墟沒一百六十年實貞元三年有女文氏父母已許鮑生未嫁生樵山斃於虎文氏匍匐赴其喪服衰三年事舅姑謹潔甚而感愴忽然歸遯於山之陰不與世接影響冥邈人莫跡其處貞元十七年高秋九日天氣澄徹俄有異雲起西南幡幢管磬擁一婦人於杳靄間謹謂文氏女仙去今昇仙壇具存卽其下爲祠晨香夕燈歲時不懈遇水旱祈禱罔不昭答公奉到官數月春向深不雨令尹陳侯希默相率拜祠下僉曰茲祠尙矣舊記不足以傳達請更而鐫諸石令尹舉手見囑越翼日雨大作乃笑相謂烈女之意欲遂成斯文乎予謂前輩罕言神仙事以世所傳者多幻而近誣今文氏純介之行表見於世其識不凡其神不死英靈精爽實與天通距今數百年而惠澤一方顯應如是豈可淹沒也哉因載其實以與此

山共傳紹興三年四月一日

與陳師中書

朱熹

自明之亡行且期矣念之怛然痛恨如新不知向來所諭編次文字今已就否渠所立自足以不朽然其議論曲折亦不可不使後人聞之也其家事復如何朋友傳說令女弟甚賢必能養老撫孤以全柏舟之節此事更在丞相夫人獎勸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沒爲忠臣而其室家生爲節婦斯亦人倫之美事計老兄昆仲必不憚贊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嘗論此事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自世俗觀之誠爲迂闊然自知經識理之君子觀之常有以知其不可易也況丞相一代元老名教所宗舉錯之間不可不審熹旣辱知之厚於義不可不言未敢直前願因老兄而密白之不自知其爲僭率也

與陳丞相別紙

前人

自明云亡忽將期歲念之令人心折其家想時收安問熹前日致書師中兄有所關白不審尊意以爲何如聞自明不幸旬月前嘗手書列女傳數條以遺其家人此殆有先識者然其所以拳拳於此

亦豈有他正以人倫風教爲重而欲全之闔門耳伏惟相公深留意焉

跋臨江軍廖節婦碑

周必大

臨江廖節婦以死衛姑不辱於賊郡人戶知之二千石屢以狀上尙書輒復報聞其子士元懇請不已迄未獲旌嘉之命蓋國家凡肆大賞必曰義夫節婦孝子順孫長吏常切存恤事狀顯著具名以聞又曰忠臣孝子墳墓所在州縣量加封護曾被旌表依式重立由前之說專主生存故死節如廖有所不及由後之說雖主於死然止於忠臣孝子故節婦復在所遺此有司具赦條時以例相承未之思耳他日能詳著之廖必預褒典而士元之志庶其伸乎淳熙丙午五月辛巳